

黑暗中友善溫暖的橋梁——楊聖弘

玩過線上遊戲的人都知道，若在電腦加裝「外掛」程式，即可達成原先需要花費許多時間、金錢才能完成的分數或等級。如果人生加裝「外掛」呢？

一個只看得到光影的盲人，從小就讀一般的學校，隨時有同學充當左右護法幫忙帶路、拿東西，放學有玩伴陪著跳高、爬樹、玩耍；長大了有人陪著看電影、逛畫展、撞球、打電動；演過舞台劇、主持過廣播節目、推動各種盲人福利、輔導盲人在按摩之外的領域就業，擁有幸福的婚姻和可愛的女兒……楊聖弘精彩豐富的人生，看來彷彿是加裝了幸運的外掛程式。然而，這一切絕非僥倖，而是來自他善良、溫暖的人格特質。

求醫問卜的童年

楊聖弘還不會走路時，父母就發現他的異常之處。他說：「玩球時，球滾走了，我不是爬過去撿，而是用摸索的。」因為他只看得到微弱的光影，從有記憶開始，他的童年就是一段又一段的求醫之旅。從高醫到台大，從西醫到中醫，從科學方法到求神問卜……，父母帶著他，不斷從台南鄉下的家出發，尋找所有的可能。

聖弘說：「即使到離台南不遠的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，凌晨兩、三點就得起床搭火車，到達醫院才清晨五點。當時沒有預約掛號，人們依先後次序將隨身物品放在櫃台前排隊，爸爸排好行李之後先帶我們去吃早餐，再回來慢慢等，輪到我的時候可能已經中午了。」

聖弘記得小學一年級時，全家陪他到台大求診，民國六十年代，連鐵路電氣化都還沒有完成，台南到台北的車程超過八小時，爸爸第二天還得上班，於是決定全家一起搭飛機回台南。然而聖弘在檢查時施打的麻醉藥劑，直到上機前藥效仍未退去，只好由爸爸背著他上飛機。當他醒來時，發現天色已暗，自己正吊著點滴，躺在離家不遠的診所床上。可以想見，這一路上爸媽折騰了多久，而爸爸第二天一早仍得準時去上班。

即使這樣南北奔波，卻始終找不到失明的原因，最後，台北大型醫院的醫師

判斷，聖弘的病因是「視神經衰弱」，這聽來可笑的病因，決定了聖弘的命運，卻阻止不了父母為他尋求良藥的決心。他們仍然聽信著各方傳言，帶著他四處求醫。

他記得最後一次看醫生是遠赴嘉義的鄉下，此時，中西醫都已告放棄，媽媽帶著聖弘到了一處神壇，聽說這位醫生用針灸的方式治好許多人的眼疾，但對於聖弘，他卻說不出個所以然，更無法打包票。走出神壇，聖弘的眼睛仍蓋著紗布，媽媽帶他坐上三輪車，車子緩緩地走，兩人一句話也沒說，聖弘感受到母子之間凝結的空氣。

忽然，聖弘聽到路邊傳來玩具的叮噠聲，年幼的他忍不住對媽媽說：「我想買玩具。」媽媽立刻請三輪車停下，幫他挑了一個可以用繩子拉著走的公雞玩具。在那個年代的鄉下，對於一個為治療孩子眼疾而花費不貲的小康之家，這樣的玩具肯定是奢侈品，聖弘說：「家裡經濟並不寬裕，到處看醫生又要花錢，當時媽媽的心情顯然很不好，而我並沒有吵著非要不可，不過她二話不說就買下玩具給我。」可以想像一個無助的母親，面對註定眼盲的孩子，心中那份歉疚與憐愛，這件事在聖弘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記。

眾星拱月的小學時代

媽媽對他的心疼並不僅只於滿足他的需要。當聖弘即將進入小學前，聽說專收盲生的啟明學校位在后里，媽媽不捨聖弘住校，便又打聽到台南市政府設有巡迴視障輔導老師，她到離家不遠的國小，拜託校長讓聖弘入學。校長也不置可否，他說：「我們就照規矩按照正常編班，如果導師沒有意見，就讓他入學吧！」幸而聖弘的班級導師並不排斥班上有位視障生，聖弘便和其他鄰居一起進入學區內的小學就讀。

聖弘說：「開學第一天，媽媽就做了一件事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」母親帶他進教室入座後，便慎重的對隔壁同學說：「你旁邊這位小朋友叫做楊聖弘，他看不太清楚，可不可以麻煩你下課後帶他去上廁所，他有需要的時候協助他？」一個七歲的孩子，平日可能習慣於家中長輩的呼喝，忽然間被一位滿懷期待與感激的大人委以重任，俠義心腸油然而生。下課後，那位同學便開始關心他、嘘寒問暖，附近的同學也好奇地湊過來，漸漸的，全班都以這位特別的同學為中心，語笑喧譁。

對於聖弘而言，和小朋友們打成一片，從有記憶開始，就是他的生活常態。因為父母從不以他為恥，更不禁止他和外界接觸，他的童年幾乎和一般孩子無異。大夥兒爬鄰舍圍牆邊的果樹偷芒果，別人忙著採摘，他便站在牆上手拿塑膠袋作接應，大人出現，眾人一哄而散，忙亂中，總有幾隻手拉著他一起狂奔

逃命。家門前的地瓜田也是他們下手對象，偷挖幾支便在門前烤將起來，不知情的地瓜主人有時緩緩路過，幾個孩子便扯著聖弘躲進門內，待情勢平穩再探頭探腦出來繼續烤窯大業。

上小學以後，同班的鄰居便開始充當聖弘的左右護法，每天都有兩位同學陪他上下學，一人為他帶路，一人幫他提點字機。

最初，聖弘的母親希望他能學習寫字，但由於他的眼球會不自主振動，課本上的文字在他看來，只是一堆不斷跳躍的符號。於是，視障輔導老師便給了他一張點字表，告訴媽媽：「上面這些點字的次序和墊板上注音符號的順序相同。」母親就對照著注音符號表，一個字一個字教聖弘認識點字。開學後，市政府會送來他專屬的點字課本，月考前，輔導老師也會將考卷打成點字版，讓他和同學一起接受測驗。

當時點字書製作速度很慢，有時直到第一次月考結束，書才會送到。上課時，端賴同學將黑板和課本上的文字念給他聽，這些工作，同學們都甘之如飴。甚至在月考前，還有同學帶著參考書到聖弘家裡幫他複習功課，念題目讓他回答，答錯的，做上記號，全部題目答完後，再將錯誤的地方複習一遍。

我們常在新聞報導上看到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一般學校，同學們排值日生輪流為他服務，但聖弘從小得到的完全是同學間自動自發，且毫無間斷的照顧。後來，聖弘更遇到對他一生影響甚鉅的老師。

特殊生的特別學習

升上小五前，學校按照慣例重新編班，聖弘被分到的導師是一位教學素有口碑的名師，沒想到那位老師擔心聖弘會破壞他班級名列前茅的紀錄，建議學校將聖弘轉到另外一位「比較有愛心」的梁老師班上。梁老師二話不說便收留了聖弘，並且下定決心要培養聖弘，讓他的表現跌破所有人眼鏡。

其實聖弘的成績一向不錯，在梁老師的調教下，他在各方面更有長足的進步。梁老師要求同學寫日記，聖弘則必須每天將點字的日記內容念給老師聽，後來，老師覺得他的文筆不錯，索性要他念給全班聽。聖弘回憶說：「那時壓力真的很大，恐怖的不是在全班面前念自己的日記，而是小朋友的生活根本乏善可陳，於是我只好每天編不同的故事：今天逛街，明天看電影，老師還以為我的生活很豐富呢！」

在這樣的壓力下，國小畢業典禮上，聖弘不僅成績優異，並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報導。梁老師比聖弘還開心，因為她證明了所謂「教育英才」並非「擇英

才教之」，而是用心將別人不看好的學生教育成英才，這是教育工作者最高的成就與價值。

此時，比聖弘大兩歲的哥哥就讀的國中有位翁老師，他看到報紙上關於聖弘的新聞，便主動要求學校讓他擔任聖弘班級的數學老師，他說：「我的夢想是教出台灣第一個理工科系的視障生！」

聖弘還沒有入學，翁老師便開始思考如何教他數學。除了每天固定的數學課，翁老師還會利用其他時間為聖弘一對一教學，他在厚紙板上用力刻出圖形，讓聖弘摸索形狀，甚至到台南師專索取數學符號點字對照教材，但有些符號實在不容易分辨，老師便自行發明符號，並且研究如何在點字機上列出直列算式，這樣土法煉鋼的方式，使聖弘對數學開始產生興趣，在成績上也有驚人的表現，甚至曾經名列全校第三名。

如此老師耐心、學生用心的學習進行了兩年，聖弘升國三之前，翁老師忽然聽說「高中聯考視障生不用考數學」，這消息宛如晴天霹靂，聖弘回憶道：「不僅如此，當時國內大學只有歷史和音樂系有為視障生保留名額，理工科系根本沒有開放讓視障生就讀。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，結果卻是一場空。」

翁老師在這樣的打擊下，辭去教職，回到校園攻讀研究所。聖弘，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花費無限心力在數學上，為了那些抽象的概念絞盡腦汁，期待能藉此登上峰頂，如今卻連證明自己實力的機會都沒有。他開始懷疑讀書的目的，逐漸自我放棄，放學後與朋友在外逗留的時間變長，回家後也流連在電視機前，高中聯考時，成績慘不忍睹。

在此同時，他發現視障巡迴輔導老師只提供服務到國中畢業，如果念普通高中，將不再有輔導老師提供點字書及點字考卷。他也擔心，高中生忙於升學，恐怕再沒有同學願意花時間陪他讀書、為他念課本，於是他決定進入台中啟明學校。．．．（節錄暫止）

天地蒼鷹——張捷

下班時間，車水馬龍的台北街頭，愛盲基金會辦公室所在大樓門口走出一位黑衣人，高大挺拔的身材，戴著墨鏡的臉上寫著剛毅與自信。他走路的速度奇快，所經之處，行人紛紛走避，眼神卻不禁被他吸引。在眾人的注目禮之下，轉瞬間他便消失在捷運入口，只留手杖點畫疾疾之聲，逐漸遠去。

他是張捷，認識他的人都稱呼他「捷哥」。他不會逞勇鬥狠，但有哪個角頭矇起眼睛仍能行走自如、來去如風？他沒有嘍囉簇擁，但有哪個老大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房中保持氣定神閒、指揮若定？

他的人生歷經劇變，從卑微的雀鳥，到一飛沖天的鴻鵠；深陷羅網後，在遍地荊棘中摸索出路。重生後的張捷，犀利精準，宛如天地蒼鷹，望之儼然，開展羽翼卻是為了護衛眾生。

他是真正的勇者無懼，他是台灣黑暗對話工作坊的總教頭，「黑」社會的大哥大。

貧無立錐的失怙歲月

張捷出生於民國五十年代，幼時的他與一般孩童無異，聰明活潑愛搗蛋，未曾料到命運交付給他的考驗如此劇烈艱難。

家中五個小孩，張捷排行老三，另有四個姐妹，他的童年生活相當優渥，父親經營醬油生意，規模不小，那時很多人連鞋子都沒得穿，張家就有汽車、貨車，還有十多輛送貨的摩托車，父親經常開車接送他上下學。

張捷國小六年級那年，父親借給朋友一百多萬元，卻遭到朋友惡意倒帳，於是生意垮了，工作沒了，只得去外地替人開車討生活。或許由於操勞過度，半年後，父親有天休假回家，晚上看完電視，忽然因腦溢血陷入昏迷，送醫後便撒手人寰，留下大筆債務和六個孤苦無依的妻小。

張捷回憶，那時全家租屋在兩層樓的日式舊屋，木製的樓梯嘎吱作響，二樓的灰塵不時從木板縫隙落下。他們住在一樓右側的一個小間，旁邊還有一小塊室內空間，放個大臉盆權充浴室，水龍頭在戶外，洗澡前必須一次又一次來回提水倒進臉盆；所謂廚房則只是一個大灶，得撿竹片回來當作燃料。

平日上學，張捷的便當裡只有簡單的飯菜，份量也不夠，往往上午第二節下

課就吃完了。當時福利社的泡麵一碗五元，老板幫忙泡好，再加上一點酸菜湯。午餐時間，張捷常到福利社聞著泡麵撲鼻的香味過乾癮，實在餓極了，便喝開水充飢。有些外省同學帶來的滷牛肉、豆干，總讓他垂涎不已，不知自己何時才有機會吃到這些美食。

父親過世後，媽媽替人洗衣為生，必須依靠冬令救濟才能勉強度日。生活艱難到親友都勸媽媽將小孩送養，但她捨不得孩子流離失所，仍咬牙苦撐。

由於家裡的米缸時常見底，張捷全家晚餐的主食幾乎都是稀飯，有天飯桌上唯一的菜是蒜炒洋菇，五個孩子搶著夾菜，不小心將整盤菜倒在地上。如此一來，當天的晚餐只能吃醬油泡稀飯，孩子們都嚇傻了。張捷的媽媽早已心力交瘁，想到肩頭的重擔和艱苦的命運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忍不住掉下眼淚。

張捷下定決心，自己總有一天要脫離貧窮，出人頭地。

然而，在民智未開的時代，社會上充斥著積非成是的價值觀。孤兒寡婦不僅生活困苦，更要忍受別人的冷嘲熱諷，張捷最好的朋友甚至因他家貧而與他絕交。他至今百思不解，失去父親已是不幸，為何得不到同情，反而成為笑柄。

也許是營養不良，張捷在國中時期長得瘦小，加上他是「沒有爸爸的小孩」，有些同學特別喜歡欺負他。走在校園，無故被推頭、冷不防被暗中伸出的腳絆倒是家常便飯。他的功課不好，也得不到師長的關愛，國中畢業後，他不再升學，為了自保，開始加入幫派。有一次他和朋友與計程車司機械鬥，張捷拿著一把武士刀，隨著大夥攔住車，正準備大開殺戒，腦中卻突然閃過一個念頭：「傷了人該怎麼辦？」稍一猶豫，立刻主客異位，變成他被追殺。

張捷明白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逞兇鬥狠，於是到工廠安分做工。除了在電子廠當作業員，又去成衣廠當清潔工，戴著厚厚的口罩掃地，工作完拿下口罩，鼻孔內仍充滿棉絮。他一心想讓媽媽過好日子，但區區三千元的月薪，實在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脫離貧窮。

胼手胝足半工半讀

此時張捷的大姐拿出積蓄，鼓勵他重拾書本，參加聯考。他也意識到，或許升學才是改善生活最好的方法。於是進入補習班，從背誦最基礎的英文單字開始，每天苦讀至深夜，終於考上第二志願竹東高中。但考慮到未來就業，他決定選擇職業學校，以榜首的成績進入新竹高工夜間部就讀。為了幫助家計，他開始半工半讀，每天兼兩份工作，凌晨三點起床送報，八點到電子工廠上班，

下班後再念夜校。

張捷這時身高已超過一百七十公分，有天早上，他如常騎著大姐送的淑女車去送報，報紙則堆在車前的菜籃中。天空下著大雨，安全起見，他特別沿著路邊小心地騎，結果竟一頭栽進路旁的水溝。慌亂之餘，他只想到報紙溼了會被扣錢，忙著保護報紙，卻沒注意到小腿已被劃了一道又深又長的傷口。清晨的大雨滂沱中，看不到半個行人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他匆忙爬起，繼續騎車趕路，一路上淚水混著汗水，天地彷彿與他同悲。直到工作結束，脫下雨衣，他發現小腿上整片乾掉的血跡，方才感覺到傷口的疼痛。

雖然身兼數職，但張捷在學校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。距聯考七個月左右，他辭掉工作專心衝刺，其他同學去補習，他則在圖書館苦讀。由於沒有收入，每餐的伙食費只有十元，僅能買兩顆機器饅頭。白饅頭沒有滋味，他就想像每一口饅頭都配上不同小菜，吃完再到飲水機喝杯水，增加飽足感。

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，同學若來請教課業問題，茅塞頓開後，會帶些食物來給他打打牙祭，偶爾女同學還會請張捷看電影，這是貧困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。

新竹高工夜間部平均每屆會有一位畢業生考上第一志願台北工專，張捷是當年的熱門人選。沒想到聯考那天中午，他在考場附近的市場吃了一碗麵之後，竟嚴重下痢，考專業科目時，他狂冒冷汗，看著考卷上的字不斷放大，完全無法作答，考試進行到一半便不得不交卷離場。成績公布，他果然因該科失常，沒考上台北工專。由於台北的生活費太高，他擔心無法負荷，因此不敢選填台北地區的私立學校，最後落腳苗栗聯合工專。

聯合工專二專是日間部，學校又偏僻，張捷沒有機會打工，每週只有五百元生活費，連吃飽都是問題。他想到一個省錢的妙招，同學出錢，他負責料理早餐，接受委託人點菜，無論是清粥小菜或蛋餅豆漿，他都一手搞定。大夥共食，他花點力氣卻可以吃到飽，又省下一筆開銷。

課餘時間，張捷則參加服務性社團，發揮自己插科打諢的本領，專門負責團康活動。他愈來愈習慣站上舞台，說學逗唱都難不倒他。

鯤鵬展翅一飛沖天

退伍後，張捷到洗床電腦數值控制公司做技術員，每天重複著剪電線、鎖螺絲的枯燥工作，張捷不禁心想：「難道這輩子就這樣了嗎？」他想去台北闖天下，於是大姐介紹他到台北的電話行銷公司上班，負責打電話招攬廣告。但是

很多客戶週轉不靈，常發生客戶哭哭啼啼繳不出錢的狀況，他心腸太軟，實在難以為繼。

大姐又介紹張捷去一家電腦零件代理公司當業務員，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辦公桌椅，他立刻愛上這份工作，其他同事平均一天跑三、四家客戶，他每天拜訪七、八家，晚上再去餐廳代客泊車賺外快。

張捷的個性開朗，能言善道，加上鍥而不捨的精神，三年間，他從業務員、主任，一路升上副理。後來公司改組，他再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擔任業務部副理，帶領工程和業務部門同仁共十餘人，收入豐厚，並享有公司配車。

這年，他二十八歲，在新竹科學園區擁有一棟四層樓的雙併別墅，代步的是一輛白色雙門跑車，論及婚嫁的女友時髦美麗。他已晉身白領階級，大鵬展開雙翼，準備一飛沖天。

如果不是那次事件使得一夕之間風雲變色，他的人生正待遨翔，鳥瞰世界。

無妄之災從天而降

如今張捷談起那段狂風暴雨的經歷，竟是一派雲淡風輕。

當時他雖然已在新竹置產，但在台北的住處只是一間小小的雅房，那是頂樓加蓋的出租公寓，他才搬進去不到半個月，夏天燠熱難耐，他準備尋覓其他更適合的房子搬家。某天下班後，他沒有約會，比平時提早回到住處。晚上七點多，門鈴響了，整層樓靜悄悄的，他的房間位在大門旁邊，於是他出來應門。打開鐵門，眼前出現一名年輕男子，手上拿著瓶子，劈頭問他：「你是吳先生嗎？」他回答：「不是。」那人再問一次，張捷堅定地回答：「不是。」話聲未落，那人手中的液體已潑向他臉上。

他感到熱辣辣的刺痛，再聞到強烈的酸臭味，心想不妙，立刻衝向陽台沖洗。住在樓下的房東聽到異聲上來探查，看到他臉上流淌的硫酸，趕緊將他送醫。

他未曾與人結怨。肇禍者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至今逍遙法外。

這無主的冤案造成他全身百分之三十五面積的三度灼傷，此後兩年，共經歷九次生死交關的重大手術，以及三十多次大小手術。由於肌肉攣縮，導致頭歪臉斜，就連眼皮都需要重建。經過植皮及整形，臉部、肩頸及雙手的疤痕逐漸弭平，但他從此雙眼失明。

他辛苦構築的世界瞬間被完全摧毀，清創與植皮的痛苦，讓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體面的外貌、理想的工作、甜蜜的爱情、累積的財富全付諸東流；唯一不變的是，從小便對他愛護備至的媽媽。他還沒有從巨大的傷痛與驚嚇中平復，媽媽首當其衝，成為他脾氣肆虐時的犧牲品，他將所有對命運不公平的吶喊、悲憤全發洩在媽媽身上。

那時，他的手臂纏滿紗布，生活都得由媽媽代勞。有次媽媽餵他吃飯時，不慎碰到他臉上的傷口，他又痛又氣，對著媽媽大呼小叫，在旁的護理長看不下去，說：「張先生，你不要對媽媽這麼兇。」他餘怒未消，立刻加以駁斥。護理長繼續仗義直言：「你知道嗎？從你進加護病房那天開始，你媽媽每天都在掉眼淚。」媽媽立刻接話：「沒有啦，你不要聽她亂講。」他掙扎地伸出手撫摸媽媽的臉頰，觸手所及滿是淚痕。

他第一次意識到，他身上的傷加諸在媽媽心上的，是千萬倍的不捨與擔憂；而他可以對著媽媽宣洩情緒，媽媽卻無從對人訴說，他心想：「我不是說要光耀門楣，不是說要讓媽媽過好日子嗎？我現在又在做什麼呢？」

改變的種子在他心裡萌芽，他決定振作起來。

退後一步海闊天空

住院時，他常聽到護理站傳來笑語喧嘩，隱約知道有位病患在教護士跳舞，張捷只覺得人聲嘈雜，好不厭煩。有一天，那位病患竟走進病房和他聊天，原來是護士們看張捷總是抑鬱寡歡，請這人來開導他。張捷聽他談話泰然自若，便憤憤不平地嗆他：「你說得當然輕鬆，你們又不是我們！」這人竟回答：「我和你一樣看不見喔！」

原來這位吳老師受傷前是教國標舞的老師，因遭人灑鹼粉而失明，臉上滿是強鹼腐蝕的坑洞，他卻不改樂觀的態度，到處散播歡笑。此時他已快要出院，決定到新莊盲人重建院接受訓練，並承諾張捷會再來看他。不久後，張捷接到電話，吳老師果然要在假日來探望他。

那天，吳老師走進病房時，張捷只覺得一陣奇臭的異味撲鼻而來，原來重建院通往公車站的途中，正進行下水道工程，卻沒有加蓋圍籬，因此吳老師一腳踩空掉進爛泥巴堆，只有胸口以上露出路面。他呼救半天都沒人搭理，只好自己想辦法爬起來。由於他的臉上滿是傷疤，連鼻子都被燒扁了，任何人在大清早看到這樣奇形怪狀的人，恐怕都會嚇得逃之夭夭，幸而遇到一位歐巴桑伸出

援手，幫他找到水源，大致沖洗了一番。

張捷說：「遇到這麼倒楣的事，通常人有兩種選擇，一種是意興闌珊，乾脆打道回府算了。但他沒有，他選擇繼續往前走。」後來吳老師終於走到公車站牌，結果連續幾班車都拒絕載他，好不容易有輛公車停下來，司機勉為其難讓他上車，但因他走過的地方都會留下臭味，司機只得吩咐他站在固定的地方，不准移動。

吳老師說起這段難堪的經歷卻仍充滿興味，張捷趕緊請他去洗澡，再請媽媽幫忙將他的鞋子衣服略為清洗。這件事給張捷很大的衝擊，他說：「為什麼同樣因受傷而失明，人家遇到困難是抱持這樣的態度。難道我還是選擇每天哀聲歎氣，找媽媽出氣嗎？」他決定接受盲人重建的訓練，給自己一個自主重生的機會。．．．（節錄暫止）



化苦難為一身祝福——朱芯儀

曾經，朱芯儀，十五歲，私立貴族學校國中部學生，父親是企業負責人，家中掌上明珠，成績優異，外貌清秀，全國科展冠軍，學校樂隊指揮，精通芭蕾舞、民族舞、鋼琴、游泳、賽跑、跳高、跳遠運動健將……。她是天之驕女，集嫉妒與羨慕的眼光於一身，花樣年華，似錦前程。對她來說，人生是一座舞臺，她隨時活在鎂光燈下，於舉手投足間接受眾人的掌聲與喝采。

十多年後，朱芯儀，秀麗外貌依舊，但右耳失聰，右側肢體活動障礙，重度視障、右眼全盲、左眼僅見大片色塊，右眼瞼無法閉合，在十餘所學校及社福團體擔任特約輔導老師，幫助數以千計身心障礙者及他們的父母面對壓力、管理情緒、心情重建；同時於多家報刊專欄撰文、為許多政府單位及企業團體談正向思考及壓力調適，身旁有成熟穩重的另一半……

上帝在朱芯儀身上開了天大的玩笑，她曾經擁有如水晶般璀璨奪目的世界，卻在一夕間碎裂瓦解。如今，她依舊擁有世界，這是一個全新的、用愛構築、堅若磐石的世界。

危及性命的腦瘤

直到現在，芯儀想起那幾次腦瘤手術仍心有餘悸。國三那年，她的右耳忽然聽不到聲音，然後開始失去平衡，行走時總不由自主撞到教室的課桌椅，甚至碰撞路邊停放的車輛，接著頭部劇烈疼痛，伴隨著天旋地轉與嘔吐，她從耳鼻喉科開始檢查，直到腦科，一次又一次的掛號、檢查、看報告，她的病情愈來愈嚴重，歷經數月，終於確診為八公分的腦膜瘤，必須立刻開刀。芯儀和家人都滿心盼望，開完刀便雨過天青，生活就能恢復正常。

沒想到，醫生才打開她的頭蓋骨，便衝出手術房對守候在外的爸媽說：「腦瘤的位置非常危險，開刀可能會致命，你們還要繼續嗎？」芯儀的父母嚇壞了，當然不敢冒險。於是醫生又將傷口縫合，這次手術只換來一個大光頭。

由於開刀的風險太大，她和父母決定不再處理腦瘤的問題。這時芯儀考上臺

北市立永春高中，學校位在半山腰，她拖著病體，每天爬三百級台階上學，勉強自己達到學校的各項要求。三個月後，腦瘤的壓迫日益嚴重，她再也無法負荷龐大的運動量及課業壓力，只得休學。

後來經由親戚介紹，爸爸帶著芯儀遠赴國外求醫，數月後，她終於康復，回到台灣，但爸爸公司的高階主管卻在這段期間被合作廠商詐騙，導致週轉不靈，竟至倒閉。芯儀笑著說：「爸爸常說我是『傾國傾城』，為了我，他的公司倒了、房子賣了，花費金錢不計其數。」這是父親對孩子最無怨無悔的愛。

即使經濟陷入困境，但芯儀全家以為至少從此可以重回正常生活。然而，不到半年，她的腦瘤又復發了，這次更加來勢洶洶，她的腦壓不斷升高，幾乎陷入昏迷。由於腦瘤長在腦幹和頸椎中間，位置太過凶險，竟沒有醫院願意為她治療，最後，一家大型教學醫院的小兒科主任終於勉為其難為芯儀操刀，並且再三向她父母說明，她極有可能從此一睡不醒。

這次手術歷時二十多個小時，接著芯儀又在加護病房觀察多日，那段期間，麻藥初退，她一直處在昏昧的幻覺當中，直到轉到普通病房，她才驚覺眼前一片黑暗。對醫生來說，這是一場空前成功的手術，他們將這位在鬼門關前徘徊的女孩救了回來，卻始終找不出她失明的原因。

幾個月後，醫生為她進行加馬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，這項手術毋須開顱，卻必須戴上頭架，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，將四支頭釘深入頭顱，兩百多根加馬射線同時聚焦病灶，藉此治療腦瘤，卻不會傷到其他鄰近的腦部組織。手術歷時一天，過程簡直痛徹心扉，手術結束後，芯儀仍痛到必須打嗎啡才能入睡。

病情至此總算控制住了，但她從此不見天日。不僅如此，芯儀右側身體留下中風般的後遺症，她的右耳完全聽不見，右手和右腳極不協調，許多精細的動作無法施展，她再也無法跳舞；右臉也顏面神經失調，經過多次復健，面容才逐漸趨於正常，右眼卻始終無法緊閉，甚至分泌不出淚液，乾澀是常態，她必須不時滴入眼藥水。

置之死地而後生

從聚光燈下的公主，驟然跌進黑暗的地獄，芯儀痛恨這一切，她不斷質問自己：「你還算是人嗎？連一枝筆掉在地上，你都撿不到，你還活著做什麼？」她想一死百了，但父母關切的眼神同時浮現腦海。為了她，父母幾乎失去了一切，她狠得下心結束生命嗎？於是，尋死的舉動變成一齣齣鬧劇般的情節，美工刀割腕、爬上頂樓作勢往下跳……，這些動作都是為了抗議，她恨老天、恨父母、恨其他身體健康的人，更恨自己。

此時，媽媽是芯儀最大的精神支柱，每當她以自殘的方式怨天尤人，媽媽便緊緊抱著她，和她一起痛哭。她知道，她和弟弟是媽媽的全部，她不能再讓媽媽傷心，就姑且活下去吧！但她不要成為負擔，更不要成為笑柄，她決定躲進啟明學校，學習盲人的生活，進入盲人世界，再也不要和以前的環境有任何接觸。

芯儀的爸媽帶著她到天母啟明學校申請入學，當時的輔導主任，後來退休的張自校長和她談話之後，發現她資質非常好，啟明學校由於學生人數少，教學內容較簡單，因此建議她就讀視障重點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中；至於她迫切需要的生活重建技能，則安排老師在暑假期間一對一教學，義務教導她定向與點字。

張校長對視障孩子因材施教的用心，令芯儀至今感念。

芯儀的爸媽對這個建議欣然同意，爸爸說：「反正你以後也要學習如何和明眼人相處，不如現在就開始吧！」芯儀這時已無力反抗，她覺得自己的人生已陷入絕境，她不想再為自己的生命負責，一切悉聽父母安排。

她抱著自暴自棄的心情進入松山高中，再度成為學校的風雲人物，只是，這次不再是閃亮的明星，而是由於她與眾不同的特殊身分。

跌倒再站起

爸爸為了讓芯儀適應與明眼人共處的生活，特別搬家到臺北市最繁華的東區巷弄，她必須學習穿越車陣與人潮搭捷運上學。剛開始，爸爸會陪著她；接著改為跟在她身後，必要時提供協助；接下來，爸爸要求她自己上下學。

有一天，芯儀如往常拿著白手杖出門上學，途中必須穿越忠孝東路、基隆路口八線道的大馬路，走到一半，她不慎踢到安全島的柱子，不禁摔倒在地。路人穿梭如織，沒有人停下來扶她一把，她假裝若無其事，立刻爬起身繼續向前走。此時膝蓋很痛，心更痛，她心想：「我以前是運動健將，怎麼會淪落到拿著手杖還摔跤呢？」她走進教室，心中悲痛未平。

這時，有位同學過來跟她打招呼：「朱芯儀，今天這麼早？是你爸爸送你來的，對吧？我剛才在校門口碰到他喔！」

所有委屈和辛酸瞬間爆發。芯儀不懂，爸爸怎麼忍心眼看她摔倒在路中央卻視而不見？他怎麼捨得讓唯一的女兒無助地深陷危險之中？芯儀衝到輔導室，

將滿腔憤怒一股腦兒宣洩出來。輔導老師默默聽她發洩完情緒，然後淡淡地問她：「你能體會爸爸的心情嗎？」

她愣住了。是啊，眼看著她跌倒、出糗，爸爸難道不心疼嗎？牽著她的手往前走的確更簡單、更安心，卻無法幫助她成長。爸爸的放手，看似輕鬆，其實蘊藏了深厚的父愛與智慧。

事後芯儀問爸爸：「你怎麼忍心看到我摔跤卻不來救我？」爸爸的回答令她畢生難忘，他說：「我真的很想保護你，但我能給予你的保護，就是讓你有保護自己的能力。」

芯儀說：「當人們面對未知一定會害怕，每個人都會想要掌控。可是生活中就是充滿許多不確定，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未知——所有的關係都是未知、所有的挑戰也都是未知。爸爸教導我最重要的一課，就是只有面對未知，你的人生才可能有突破；當你願意面對不確定，你才開始有了希望。」

於是，她開始學習自我接納，敞開心胸接納自己視障的身分，並且和這個身分帶來的不便或傷害和平共處。

螺旋形的向上歷程

芯儀的高中生活剛開始時並不如意。她不懂得如何和別人相處，同學也不知道該如何接近她。有一次，她感覺到教室的角落圍了一群同學正在聊天，便鼓起勇氣走過去，拍拍其中一個人的肩膀說：「你們在做什麼？我也想參加。」那人瞄了她一眼，不經意地回答：「我們在看漫畫，你又看不到，趕快回去坐好。」這幾句話像箭一樣射進芯儀心底，她立刻痛哭流涕：「我看不見也不用你提醒啊！」同學全被嚇得手足無措。

這樣的不定時炸彈，當然令人敬而遠之。

幸而，芯儀有全心支持她的父母。放學後，她會和媽媽分享學校的點滴，貼心的媽媽會陪她笑、陪她哭，當她受了委曲，媽媽往往比她還氣憤，這些體諒撫平了她波折的情緒；爸爸則在她情緒過後適時地提供意見，幫助她一次又一次突破困境，並且愈來愈了解自己。

芯儀將這段「自我接納」的療癒過程形容為「螺旋形的歷程」。回顧這螺旋形的足跡，它並非穩定的直線前進，而是斷斷續續前進、後退的過程，有時進三步、退兩步，有時進五步、退六步。有些事在今天看來沒什麼大不了，但明天可能會令人沮喪崩潰；有時候你覺得自己碰到牆壁，再也轉不上去，過了幾

天，又是峰迴路轉，柳暗花明。

芯儀的心情就在這進退之間擺盪，最後，她終於和這些使人平靜的想法相處得愈來愈融洽、愈來愈穩定。芯儀逐漸發現自己的殘缺一點也不特別，就像有些人特別天真、有些人特別善良、有些人特別白目。她說：「殘缺也是一種特質，很自然的帶在我身上，成為我的金字招牌；我根本不用覺得自卑或見不得人，因為自卑或見不得人都是自己想像出來的。」

她開始以自嘲的方式處理身心障礙者可能面臨的尷尬場面，她發現：「當你能接納自己，別人才敢來靠近你。你要能發自內心，坦然地告知別人你的狀況；當別人忘記你的障礙時，你也要能自然的提醒他。」

因此，若有人站在她右邊對她說話，她會以開玩笑的口吻說：「你不知道我右耳聽不到嗎？請到左邊來，再說一次！」她甚至發掘出障礙帶來的好處，她說：「在嘈雜的教室中，如果很想睡覺，我只要把左耳壓住就可以安心睡覺了。」如果再有人對她說：「我們在看漫畫，你看不到，你可以離開了。」她會俏皮地回答：「拿過來，靠近一點，我可以用聞的！」

校園中的生活重建

芯儀不再是那個一碰就碎的玻璃公主，由於敏銳的感受力，她能夠準確地察覺別人情緒的變化，並且在第一時間付出關懷。同學們逐漸樂於與她交談，和她做朋友，甚至輪流將時下最流行的言情小說錄音與她分享。

有一次，同學們為完成作業，必須小組八人前往基隆山與和平島，大家慫恿芯儀一起參加。上山時陰雨濛濛，下山的路泥濘不堪，途中經過一條大水溝，需要奮力跳過，同學們擔心她跌入溝中，幾個男生竟自告奮勇趴在溝上當作路橋，女生們則在兩旁牽著她踏過男生的背脊走向對岸。

這樣的同窗情誼令她感動莫名，也讓她更加放下身段，勇敢提出需求，和大家一起幫助自己。

此時，學校開始安排她在特教宣導的課程中分享生命故事，接著其他學校也提出邀請。她在掌聲中重新建立自信，並且在每次準備講稿的過程中，一再整理自己的情緒，也一再獲得鼓舞的力量。

芯儀說：「我的分享不是要別人覺得我很可憐，或是我很堅強，我想要傳達的是，每個人都有從挫折中站起來的能力，希望大家能帶著自己的信心離開會場。」每個人都得為自己負責，別人的故事無論多麼動聽，充其量也只能

提供勇氣的養分，得由我們親手澆沃自己生命的園地。

芯儀的高中生涯除了學習自我悅納，她也沒有荒廢學業——國文必須邊摸讀點字文言文，邊聽媽媽錄下的白話翻譯錄音；歷史要念參考書，請同學幫忙將每一章的重點摘要錄音下來，歷史故事則靠自己打字做成筆記；數學須充分運用想像力，例如將弧形想像成一頂中間切開的小丑帽，並藉此理解三度空間；地理則請有美術天分的爸爸畫一張大地圖，然後打上點字……，她花費許多時間尋找及適應新的讀書方法。

後來，芯儀以全班第一名畢業，獲頒市長獎。

由於經常與輔導老師互動，走出陰霾之後，芯儀開始協助老師開導需要幫助的同學，她對於心理輔導的興趣日益濃厚。然而當時心輔系並沒有開放視障生的名額，於是，老師和父母陪她去拜訪台灣師範大學心理輔導系主任，爭取視障生的權利。與她面談之後，師大心輔系果然如她所願增設了視障生名額。不料，甄試時她竟以些微之差考上特殊教育系。

未能考上夢寐以求的學系，對芯儀的打擊委實不小，但她已非那個無法接受挫敗的小女孩，她決定主修特殊教育學系，輔修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，又希望自己能在人際互動上有更多學習，因此即使課業繁重，她仍參加了社團活動「道德重整合唱團」。

挑戰極限的圓夢之旅

所謂「道德重整運動」，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由一位美國牧師發起，鼓勵人們自發性地對社會、國家的問題產生深層的關懷，並且付諸行動。「道德重整合唱團」是以合唱的方式響應這個運動，但又不同於傳統正經八百的合唱團，他們以熱門樂團伴奏，團員在臺上又唱又跳，娛樂自己也娛樂別人；寒暑假期間則下鄉到九二一重建區、老人安養中心等地表演，並陪伴當地居民聊天。

芯儀從小習舞，曾精於芭蕾、民族、爵士等各式舞蹈，生病後因肢體不協調，許多精細的舞蹈動作皆力不從心，因此能在臺上簡單的唱唱跳跳，讓她圓了一個以為再也無法實現的夢。

在合唱團，活潑有朝氣的芯儀逐漸分擔更多的工作，甚至擔任副團長，負責各項活動的總召、舞台總監、公關、募款、招生、宣傳，視障對她來說完全不是問題，她將構想做成純文字檔，需要製作表格的部分則請其他同學幫忙。此時，她早已接受自己的殘缺，並懂得欣賞自己的優點，因此即使個性好強，開口請人協助再也不是難題。

然而，「請求協助」並不同於「自我放棄」。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，芯儀從不放鬆，並且不斷地、一步又一步挑戰自己的極限。

大三時，芯儀班上曾主辦一場特教晚會，班上六個女生上臺表演熱舞，芯儀是其中之一。短短幾分鐘的舞蹈，她除了熟悉動作，更要記住如何移動重心才不致摔倒，最後身體聽到音樂便能不加思索擺出相應的姿勢。同學們排練幾次便能揮灑自如的舞步，她卻得在不斷跌倒中練習無數次，最後果然完美演出。

除了表演熱舞，她還在全班打擊樂的表演曲目〈小美人魚〉中擔任指揮，班上共有兩位視障生、兩位聽障生、兩位肢障生，其中聽障同學負責打鼓，但他們聽不到音樂，節拍感又較差，只能看著芯儀的手勢動作，芯儀想盡辦法和他們培養默契，當她做出不同的手勢，他們就隨之打出不同的節奏；因此芯儀除了手勢不能出錯，更得記住每個小節時她的身體該轉往不同方向，最後全班完成精彩的表演，博得滿堂采。

芯儀說：「我不怕挑戰，因為失敗也沒有什麼損失，但若挑戰成功，就會成為很美好的回憶。」

在課業上，每個學期初，芯儀必須寫信給各科老師說明自己的情況，請老師先提供參考書目及教學大綱，她再依性質及內容請人錄成有聲書或申請製作點字書；同時徵得老師同意進行課堂錄音，並和老師討論報告繳交及應考方式。若有需與同學合力完成的小組作業，則要先想清楚自己可以勝任或無法達成哪些工作，再和同學說明討論……

一般大學生選完課之後，可能只要面臨「要不要蹺課」，或是「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在社團及打工」之類的抉擇；對芯儀而言，功課上的每個環節都是仔細思考、推敲與實踐的過程，她必須花費數十倍於其他同學的時間與精力，才能達到相同的學習品質。

她抱著這樣的態度用心生活、讀書，以總成績第一名大學畢業，並且順利進入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就讀，研究所畢業論文則獲頒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「優秀博碩士論文獎」以及愛盲基金會「視覺障礙研究獎」。二〇一〇年，她更通過考試成為高考及格的諮商心理師。

焦點解決的正向力量

芯儀最終的目標是成為專業助人者，學術研究則是充實能力的百寶袋。然而，除了在學業上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之外，她的就業之路卻是一路跌撞，

處處碰壁。

芯儀記得當年大學聯考前，拜訪師大心輔系主任爭取開放視障生名額時，主任問她：「諮商輔導很注重當事人的非語言訊息，你曾想過失明對於學習心理輔導可能產生的影響嗎？」芯儀胸有成竹地回答：「心理輔導重視的是用『心』而不是『眼睛』，用心去感受一個人，必定比用眼睛去看他更加深入。」

言猶在耳，當理想面臨現實的考驗，她必須接受嚴酷的社會眼光，以及失明對於工作實質上造成的不便。

大四時，芯儀打算和同學一起參加義務張老師的儲備訓練，但在報名階段就被拒絕。爸爸和她沙盤推演後，陪著她與承辦人面談，將機構的疑慮一一討論、化解，她才如願接受培訓。

接著經過三個階段的課程，與三百多人在錄取率僅百分之十的競爭下，一路過五關、斬六將，她才終於被錄取成為正式的張老師。

即便通過訓練，值班時，眼看其他人紛紛被叫到代號而去接電話或晤談，芯儀始終沒有個案預約；有些被安排與她晤談的個案發現面對的是視障諮商師，甚至會抱怨權益受損；由於無法正確判斷許多非語言訊息，也使她拙於即時感知當事人的情緒……，許久不曾如此徬徨無助的芯儀不禁陷入低谷。

此時，媽媽在職場上也發生重大挫折，她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被迫提前退休，因生活無所寄託而跌進深深的憂鬱中。芯儀運用專業技巧，陪伴媽媽走過這段晦暗的旅程，她發現，自己並不是所學不精，只是沒有發揮的機會。研究所一年級時，她又接觸到「焦點解決」學派，彷彿得到一把萬能鑰匙，徹底解開她的心結，也開啟了屬於她的、充滿正向鼓勵的諮商世界。

「焦點解決」是一種心理諮商方法，強調正向積極面與問題解決方向，這與芯儀的人生觀不謀而合，她學習將專注力放在發掘自己優點，而非改善缺點。

義務張老師設有督導制度，芯儀的督導恰巧也服膺「焦點解決」學派，每週督導時，重點都不在糾正她的錯誤，而是與她討論一週來的進步，由進步推展到更進步。當心中的正向力量萌發，她也自然而然建立起自己的諮商風格。

與個案首次見面時，芯儀一定會說明自己的視力狀況，以及可能對諮商造成的影響，請對方配合儘量用語言取代點頭、搖頭等方式溝通；並且取得對方同意，讓她握著對方的手，或拍拍對方的肩膀，以即時感知對方的情緒。

於是，從剛開始以為只要用心便「無所不能」，到無論如何用心都「無能為力」，再到清楚了解自己的「能」與「不能」，芯儀發現，與精神疾病個案協談似乎最讓她得心應手，而語言表達能力不佳的兒童，以及有暴力傾向的當事人，則是她必須迴避的對象。

芯儀笑著說：「後來，社區很多精神疾病個案開始指名找我協談，也許他們覺得同為天涯淪落人，和我談完心情會特別舒服。」

命運比個案多舛的諮商師

許多個案認為心理師總是高高在上，自己的痛苦根本無人了解。但面對芯儀時，他們看到眼前這個人受的苦難比自己更深、命運更悲慘，不知不覺便打開心防。芯儀也從不以「助人者」自居，她說：「我向來不用『幫助』這個字眼，我喜歡說『合作』。我並非自以為是的幫助你，而是你來教我，我可以如何協助你，所以我們之間是共同合作的關係。」因此，芯儀從不隱藏自己真實的情緒，如果對方的生命故事令她動容，她會真誠的流下眼淚，她讓自己更透明，消弭彼此的距離；她不是已解脫的大智慧者，她與個案一起在紅塵中承受命運的不公平，共同尋找掙脫桎梏的方法。

由於必須使用大量語言與個案溝通，芯儀充分發揮想像力，善用各種譬喻。有次，一對因女兒中途失明而造成親子關係緊張的父女前來求助，她用溫水使蚌殼輕易吐沙的概念，引導從事廚師的父親耐心等待女兒自動打開心防；又以蚌殼化沙粒為珍珠為例，勸導女兒面對困境，迎向更美麗的人生。

芯儀說：「對視障家長而言，最難的就是放手。一方面，台灣的家長普遍不信任孩子，不相信孩子具有極大的潛能，更不相信孩子能獨立完成任何大事。另一方面，視障家長往往有很深的罪惡感，他們認為，只要我保護你，就可以消除我的罪惡感。所以永遠走在孩子前面，或者手握方向盤，為孩子決定一切。」

芯儀想起失明後，父親對她說：「因為你看不見，我必須很殘忍的讓你學一些別人可能十年、二十年之後才需要學習的事情。」當時，芯儀完全不能理解話中的涵義，多年後她才了解，由於父親毅然放手，她必須獨力面對自己的殘缺與不完美，自我接納之後再學習欣賞自己、重新建立自信，正向看待自己的失去，這艱難的過程其實需要家人比視障者更有信心，讓視障者有機會發揮潛力。

倘若視障朋友的家庭支持功能不彰，芯儀認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接觸「黑暗

對話工作坊」。因為視障者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無法悅納自己，這其實也是多數人的問題——憤恨另一半難溝通、主管不公平、同事排擠我、朋友背叛我、人情澆薄……，卻不願承認那個最深層的原因，其實是討厭自己，無法接納自己某些難以啟齒的缺憾。

當我們接觸過「黑暗對話工作坊」，便會發現有缺陷的人生並不是註定軟弱、只能等待同情與援助，若我們願意努力，必定可以呈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當黑暗對話培訓師站上台，聚集的是充滿敬意的眼光，他們用不同方式活出生命的精彩，這樣的生命典範才有可能撼動那些自怨自艾的靈魂。

傷與痕理論

對芯儀而言，進入「黑暗對話工作坊」接受培訓師訓練，是再一次不向命運低頭的挑戰。由於右耳失聰、右眼全盲，芯儀平日皆倚賴左眼微弱的識別能力加上雙手的觸覺。旁人看來她的動作奇快、行動自如，其實是大膽摸索加上小心判斷的經驗累積。然而，「黑暗對話工作坊」培訓師必須進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房工作，此時所有的光覺皆消失，視障者仰賴的聽聲辨位，對她而言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。

從接受培訓師訓練課程開始，芯儀便感到強烈的無助。十多年來，她早已欣然接受視力殘缺所帶來的不便，甚至悅納隨著時間流逝，視力更趨惡化的狀況。沒想到加入黑暗對話之後，她發現自己連當視障者的資格都沒有：她無法分辨其他人的位置、無法利用聽覺了解環境的變化、無法自在行動。她必須承認一個從來沒有想過的殘酷事實：她不僅是弱勢，而且是弱勢中的弱勢！

在培訓課程中，芯儀幾次忍不住在黑房裡默默哭泣，有些話不斷在心中迴盪：「你真的能勝任培訓師的工作嗎？你還是趕快放棄吧！」回家的路上，心底的衝擊仍不斷拉扯，她第一次意識到失聰竟然使她幾乎完全失能；更令她驚訝的是，原來她並沒有接受自己所有的殘缺。過去她以為自己的沒問題，其實只是昧於現實的樂觀。她覺得自己完全被打敗了。

幸而，多年來芯儀早已練就了解問題的習慣，這是她從不斷的挫敗中體會到的「傷與痕理論」。她說：「心裡有傷口絕對不是拿紗布去包住它，因為任憑我們如何掩飾，別人隨口一句『你又看不到』，或是發現別人唾手可得的事，我卻做不到，這樣隨時輕輕一戳，傷口便可能立刻血流如注。所以，唯一的方法便是取下紗布，讓傷口和空氣接觸。剛開始會很痛，但是它會逐漸結疤，然後不再疼痛，我們才有可能將這個疤轉化為生命中很重要、很美麗的特色。」

芯儀決定「認命」，不再企圖遮掩，坦然面對聽力的障礙，並且敞開這個傷

痛，讓其他人知道聽力問題帶給她的困擾。於是，所有「黑暗對話工作坊」的培訓師都來協助她：順子教她用觸覺定位，捷哥讓她優先挑選最適合的位置……

芯儀說：「當你面對自己的無能，你才會發現還有很多可能，其實有各種方法可以解決你的問題；如果你不肯面對，一走了之以後就沒有任何機會了。」

面對生命的打擊，她選擇正面迎戰。

最真誠幸福的團隊

除了消極尋求協助，芯儀在下課後回家拚命練習尋找方法。她打開電視機，然後蒙上眼罩坐在轉轉椅上隨意轉圈，再判斷電視機的方向。她發現，如果電視沒有持續發出聲音，她便無法辨別電視機的位置；另一方面，她的頭必須轉動得非常快速，只要稍有猶豫，判斷就會變得更困難。

五天的培訓師課程結束前，芯儀寫了一封長信給「黑暗對話工作坊」總培訓師朱閔，說明自己的狀況以及嘗試的努力，她明白表示：「如果我不合格，請你務必刷掉我；如果你覺得我還可以，我願意全力挑戰這個機會。」

朱閔看了這封信後深受感動，他不但將這封信轉寄給所有培訓師，並在結業時將第一張合格證書頒發給芯儀。

後來，朱閔回到上海，當地有位單側失聰的朋友一直想成為培訓師，朱閔過去始終有所疑慮，因為芯儀的例子，他決定給這位朋友一個機會。事後證明，這個人在黑房中的表現也非常傑出。

雖然在黑房中壓力非常大，但芯儀卻因此重新了解自己，這是千金難買的經驗，而且培訓師之間真摯的情誼，也激勵著彼此成為更無私的人。芯儀說：

「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如此真誠的團隊，在這樣的氣氛當中，我們發現自己更多善良的面向，於是每個人都生活得愈來愈幸福。」

樂觀迎向天命

二〇一三年五月，芯儀和相戀三年的男友步上紅毯，另一半比她大十四歲，成熟穩重卻不失赤子之心。婚前，芯儀的父母和男友攤牌，爸爸說：「以後你老了、病了，芯儀恐怕沒有能力照顧你，你最好考慮清楚。」他堅定地回答：「如果我不結婚，以後一樣沒有人照顧我。」

芯儀笑說：「他從來不會花言巧語，就連求婚都沒有特別的表示，我有時會

在心裡暗罵他：『你未免也太誠懇了吧？』」儘管如此，芯儀記得他們第二次見面時，他選擇帶她去看電影《慾望城市》，原因是這部電影他已看過，可以講解給她聽。

這樣平實而雋永的情感，正是吸引芯儀願意與他攜手相伴的原因。

未來，芯儀會繼續「行動心理師」的旅程，應各地邀請為需要的朋友服務。台灣社會還沒有為視障的專業助人者設置好舞台，但芯儀早已不在乎這些現實的限制。多年來，她體認到自己的生命課題便是「順天應時」，她會隨時做好準備，迎接天命；無論上天送來的是幸運或挫折，她都會微笑以對，欣然接受。

剛失明的時候，當芯儀持著手杖走在路上，感受到路人異樣的眼光，她會揣想別人的想法：「真可憐，這女孩年紀輕輕就看不見，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現在，她會昂首迎向陌生人的注目禮，並相信對方一定在心中驚呼：「哇！怎麼會有這麼正的視障美女？」年華終究會老去，但這顆美麗、善良，持續幫助、關懷別人的心，將不斷地發光發熱，為世界帶來更多的希望與活力。

芯儀成長的點點滴滴



兒時



幼稚園



國小



國中



開刀 手頂頭



高中與同學合照



大學校門口畢業照



二十歲生日



為恭醫院演說



全家福



情定信義／珍愛永遠